

以假想精神站稳脚跟

——关于『当代艺术需要多样化尝试』的思索

自从看了“新锐艺术展”之后,在年轻人中引发了对当代艺术的热烈讨论,它的争议性再次得到强烈的关注。而在上海艺术博览会当代艺术展开幕之前,9月4日,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韩峰,将在莫干山路50号推出名为“MADE IN CHINA(中国制造)2007”个人美术作品展,展出的作品都属于“当代艺术”。对于这个敏感而颇具争议的艺术范畴,韩峰亦有着自己的“当代艺术观”。



■ 韩峰在创作“中国制造”



质疑 寻找价值体现

随着艺术家们越来越彻底地反传统,当代艺术作品也就越来越尖锐。因为看不懂,相当多的人对当代艺术抱有一种举棋不定的质疑,又因为没有了一个最权威的“说法”,当代艺术成了众矢之的。“看不懂这不是问题,也不代表那就是一幅差劲的作品。”韩峰指出,“这恰恰正是需要你的琢磨和思索。不要急于去说好或者不好,而是要积极寻找作品本身的存在价值。”

当代艺术的一大价值就是“试验性”,这包含了一种可贵的假想与尝试的精神。韩峰笑道:“所谓看得懂,往往是因为你的头脑中有着传统的标准,而当代艺术就是‘反传统’的,看不懂不是很正常嘛。”

尝试的绝大多数会失败,那成功的一小部分在哪儿,只有时间才能证明,但是所有的尝试都是有价值的,谁能够火眼金睛地辨认出其中哪一个会是中国的梵高?

宽容 激发多样火花

“对于当代艺术,最忌讳的就是——一棒子打死。无论是作为一个老师、艺术家,我始终觉得应该站在宽容的立场上。一个现象既然出现了,当然有它的原因。”韩峰温和地说:“青年艺术家是最热衷于当代艺术创作的。这当然是好现象,如果年轻的孩子都是临摹传统,那么中国就多了一大批画匠,而流失了真正的艺术家。”

不管作品的内容是积极或是阴暗,是明朗还是晦涩,是反映社会和时代,抑或是细微的内心感受等等,它们都是展现自我和身边事物的窗口,通过这扇“窗”,人们得以了解当代社会的文化倾向,老百姓的生活和心理变化——这也是当代艺术的另一大价值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它们不仅是艺术的创作,更是留给后代的资料。让以后的人知道,这个时代在艺术创作上曾经迸发过多少灿烂的火花。

理解 才有批评资格

对于当代艺术的理解,恐怕是最难的一部分,最好是在欣赏抽象作品时,能够听到作者的具象解释。韩峰以自己这次的个展为例:“在我的这些作品中,所有的元素都是‘中国制造’,但是它们全都是国外品牌(见上图),这是中国当代的真实现象,有好的一面:说明我们的生产力增长了许多;但也反映了我们缺少叫得响的民族品牌。”

如果不听这番解释,面对画框中这一个个物件,并不一定揣摩到作者的真正的意图。“我们需要批评,但希望是在理解的基础上。只有理解了,才能发现一个作品的独特性。”韩峰认真地说:“我有很深的传统绘画功底,但我一直在不断摸索当代艺术的创新。这是一条艰难的路,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借鉴和依靠。这也是一条充满趣味的道路,因为一切‘新的’都会在我们手中诞生。” 庄娅琼 文 董鸿景 摄

不安因素成创作原动力 ——感受胡伟达油画作品展



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胡伟达,他的艺术风格从具象到抽象的演变历程,也正是中国当代抽象艺术形成、成长和成熟的过程,因此,从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画家的30年,而是整整一代艺术家的成长轨迹,也是中国当代抽象艺术形成的轨迹。

胡伟达早期受前苏联画家谢洛夫、列宾、列维坦的影响,迷恋于写实画风。后经历“85新潮”,受塔皮埃斯影响,毅然放弃了传统的绘画图式而专注于抽象图式和语汇。

胡伟达抽象系列作品多以生

命源细胞、器官、毛发以及人体变异、昆虫为创作元素,通过对这些画面元素进行抽象化的视觉处理,这种直感表达了画家对于生命、性、情感的怀疑和恐惧,而这种怀疑和恐惧正是画家创作的激情与原动力,是一种烙在灵魂深处的,抹不去的记忆。同时,画家早期对机械的迷恋,使其在创作中更愿意描绘复杂、烦琐的结构,从而给观者留下不可捉摸的感觉,其绘画的含义便更加丰富和深远了。

“转·幻——胡伟达个人油画展”近日在上海明圆文化艺术中心拉开帷幕。 老徐

西画技巧融入水墨语汇 ——记岭南画派后继之人曹瑞祥



在中国绘画爱好者的心目中,岭南画派一直是一个重镇,它的艺术路数,以艳丽、水灵、透亮、意趣等特色而久负盛名,成其“一岭独秀”。从开山鼻祖居廉、居巢,到高剑父、高奇峰,随之而来的“四杰”关山月、赵少昂、黎雄才、杨善深,以及上海的黄幻吾等,人才辈出。

艺术的继承,历来有两种不同方式:推进或守成。曹瑞祥就是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“守成”画家。他的作品让人感觉眼前一亮:少了岭南的旧气,多了赵少昂的风韵,又兼刘继卣的笔踪,其“岭南曹氏花鸟”画法去繁就简,无拘无束,随心出趣,返璞归真。

曹瑞祥画仙鱼、锦鲤鱼和白孔雀,着

重突出空白和节奏感。他在刻画细部时似乎更放任笔墨多变,以致常常能够获得意外精彩的笔墨,这些偶然性的生花妙笔使得画面显得轻松而空灵,让静止的空间流动起来。

赵少昂曾说过:“岭南派要的是具有时代感的文艺思潮。要有新的题材、美的构图。有神韵的笔墨和诗的意境,从而达到真善美的效果。雅俗共赏,才是最好的作品。”曹瑞祥的绘画追求西为中用。他将西画的色彩、明暗,融汇到自己花鸟画的笔墨语汇中,形成了自己斑斓、和谐、绚丽清远的独特画风,同时,成为岭南

画派在新的发展阶段的一名骁将。 建平

